

雁鳴集

胡迎建 「編著」



作家出版社

雁

敬頌

东南
大学
图书馆

胡西堂

乙子年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雁鸣集/胡迎建 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4.12
ISBN 7-5063-2945-X

I. 雁… II. 胡…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09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03662 号

雁鸣集

作者: 胡迎建

责任编辑: 林金荣

封面设计: 小寰球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编辑电话: 86-10-89501066

E-mail: hxhl@263.net

印刷: 北京博力根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

印数: 01—1000

版次: 2004年12月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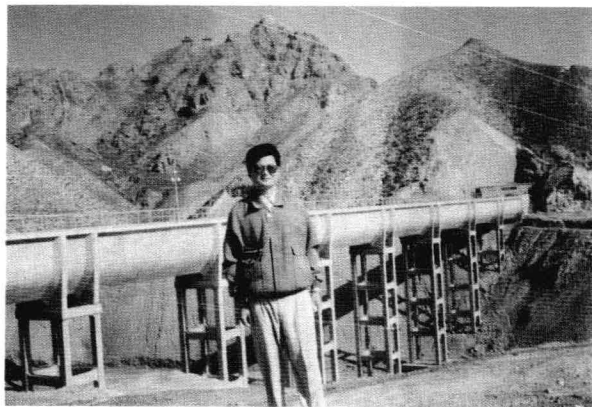
印次: 2004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63-2945-X/I. 0301

定价: 18.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一九九七年九月
摄于甘肃永登县
引大入秦工程处



一九九九年八月摄
于云南石林，时在
玉溪市参加云南诗
词研讨会之后



二〇〇二年十二月
摄于台湾东海岸，时
在参加淡江大学举
办的杜甫诗学研讨
会之后。右立者为胡
恺叔公，九十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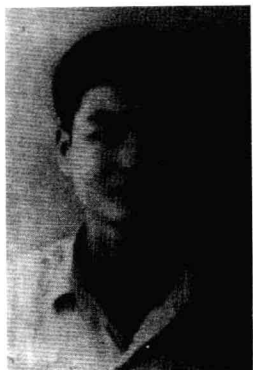


父亲胡长青，年八十岁，母亲徐子瑜，年七十八岁。

一九八六年夏摄于江西师大读研究生时，右为夫人郭蓉，中为女儿胡欧文。



二〇〇四年摄于浙江诸暨，时在绍兴担任沈园杯诗词大赛评委归来途中。



十八岁，
时在县石粉厂。



二十四岁，
时在县型砂厂。



二十六岁，
时在九江师专。

序 言

我自幼不敏而好文，然生逢不幸，文革中荒废了十年学业。为了求生，做过不少体力活，而业余时间、精力又耗在学拉琴，学绘画，做木工方面。幸好1972年在县石粉厂工作时有一位同事彭立忠，劝我读书，他的目的是为了日后建立“功业”时召我为他的幕僚。于是我尽所能找些书来读，这使我不至于把一点点墨水全部交还给老师，从这一意义来说，我得终身感谢他的。与我同时代的人，有不少聪慧者，因为沉沦而成为半文盲。然而这在当时也是犯忌讳的事，一个出身不好的人看书，不接受改造，“想干什么”，自然有人向领导汇报，于是次年我被调到离县城二十里外的砂厂拉车挑沙去，只得借孟老夫子所说的“天降大任于斯人”之类的话来勉励自己，不至于太消沉，还是偷着看书。那时我的志向是希望像高尔基一样，日后作小说，写我在社会底层浮沉的经历。

后来我又希望作一研究历史的学者，为百年来中国的演进探求个为什么，于是看了不少外国的史书来作参照。我也想做一位诗人，读郭沫若的诗、雪莱、拜伦、普希金的诗，迷恋在虚无缥缈的想象中。后来有一次，有人请我为他家造房子帮工，问我需要什么，我就索要他的《唐诗三百首》一册。我沉浸在古代诗人构筑的意境中，又想效颦学写旧体诗。父亲教会了我的格律，却又告诫我，要多看报纸上的社论与评论，这才是应该学而尔后用得上的东西，然而那些教条式的训诫语，岂是我辈所感兴趣的，倒是批林批孔、评儒评法时出版的一大批图书，解救了当时求学之渴。

那时我的生存环境是恶劣的，每月发给的微薄工资，统统交给我母亲，以助弟妹读完中学，其时父亲也被开除出革命队伍，回老家种田去了。但庆幸的是，自然环境还是不错的，每日与浩瀚汪洋的鄱阳湖为伴，远眺莽苍雄奇的庐山，偶然不断地有些文思翻涌，留下些一鳞半爪的日记与自由体小诗，并开始学作传统诗词。

直到1978年高考，才有希望改变我的命运。高考必考的科目，又使我深感过去所学的不系统，好高骛远，其实基础差得很。那时我在型砂厂压裂砂车间，已成为别人羡慕的机修工，只要机器不出毛病，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读书，有时步行十多里外，向语文老师寻求指点。我当年奋力考过了大学本科线，但却仅录取了九江师专，难过得大病了一场。入学后的一年，我与同学办了一个诗刊，名为《诗岛》，钢板刻印的，不料却也惹祸了，公安局的人来调查，看究竟是否犯自由化。当时禁锢之多，是今日年轻人难以想象的。

毕业后，我在县中教了一年书，被县志办原负责人物色，由县长找校长，把我调到县政府办公室，主要从事县志办工作。翻

阅地方志,充实了我对庐山一带家乡历史地理的知识,也有时应文化馆刊物之邀,写过些不像样的小文章。这段时期,我还写过中篇小说,如《华佗》、《军营》、《我与团团》等,但都没有发表过。后来我被任命为县志办主任,没有时间搞创作,因为有工作责任感重压在肩头。

到省城读研究生时,无暇写散文,不过以后在古籍办工作时,有些出外参加学术活动、诗词活动的机会,因之而写过不少日记体游记。年华如水,转眼已届天命之年,适无大成,只是聊以自慰的是,对本职工作还是热爱的,因为这与我的兴趣基本吻合,也出版过两本诗词集,但诗词还不足以纪行程、绘心态。故此次以类相从,整理了早年的散文与小小说,与陆续写的一些自由体小诗,并加入2002年以后所创作的传统诗(因这以前的诗已结集《湖星诗集》出版),作品时间跨度几近三十年,是我人生旅程留下的一点雪泥鸿爪。

我的祖父胡雪抱,是前清拔贡,但运逢末世,蹭蹬不遇,惟好诗书,留有《昭琴馆诗文小录》与《昭琴馆诗存》两书,前者是在日本东京铅印的,后者是木刻本线装书。在民国初年的江西诗坛,他还是颇有名气,与彭泽汪辟疆、南昌王易、王浩兄弟、新昌胡思敬等名家交往颇深,《汪辟疆文集》中二处提及他。现代著名学者胡先骕在评王浩诗时列举“英年有文采者如程柏庐昆季,都昌吴端任、胡雪抱、安义胡湛园、南丰刘伯远,皆士林之彦,而君兄弟(王易、王浩)之上客也”(《胡先骕文存》307页),其中提到我祖父。前些年我写了《诗人胡雪抱传》,此番重加修订,一并收入此集。

我的父亲胡长青,毕业于国立十三中,作过星子中学、湖口中学教师,曾带着外甥即我的表兄刘志聪去报考中央大学,因匆促备课,结果未考上,便由时在安徽军医院任院长的姑父刘孟郡

介绍到樟树军医院作政工干部，解放后先后在星子县法院、县航运站、星子劳动大学、县供销社工作，后又到县一中教书。中年时政治上抬不起头，晚年家境好转，却罹逢难治之症。本来，他说他要写一部自传，但身不由己，遗此大憾；母亲徐子瑜，早年作私塾教师以自养，后来作护师，政治运动中无辜戴上地主分子帽子，晚年护理父亲，极为艰难，茹辛含苦。前二年振作精神，写了一篇自传《风雨人生，桑榆夕照——我的回忆录》，句句是实，字字有泪，对当时的社会环境与家境均有真实的纪录。父母均好诗文，惜未有条件与时间专攻于此，作品不多，零珠片玉，大都是血泪所凝。我一并收入在此集中，应是很有纪念意义的。

年轻时在鄱阳湖畔时闻雁鸣之声，而今居住南昌青山湖畔，湖中有雁鸣岛，如能闻得雁鸣之声，引起往事的回忆，是以采用为此书之名。

写于南昌青山湖畔望翠楼泊如斋
时在甲申孟冬

目 录

序言	1
----------	---

散文

扬澜烽火台记	3
白鹭赋	4
蓓蕾的凋谢	5
书声	9
寻访玉帘泉	11
梅岭小记	12
新钢散记	13
汉诗架接友谊桥	15
靖庐寻访记	18
啼笑皆非的报酬	21
领略扬州	23
我这二十年	27

新世纪感言	29
“官”印象杂谈	31
望翠楼记	33
养鸟	37

小小说

冰玉润	41
活礼物	45

新诗之页	49
诗词新作	61

附一:诗人胡雪抱(作者祖父)传	86
-----------------------	----

附二:风雨人生,桑榆夕照

——我的回忆录

徐子瑜著 138

附三:吾母徐子瑜诗词选	152
-------------------	-----

附四:吾父胡长青诗词选	155
-------------------	-----

散 文

扬澜烽火台记(1973年5月)

余迁调砂山,在扬澜拉砂,有同事导游越岭而寻古迹,登沙阜,睹土台,人言此即朱元璋烽火台址。然台砖已被乡民拆走作猪舍。古人有言,登高必赋,余神兴勃发,因学范仲淹《岳阳楼记》以记之:

予观夫左蠡扬澜,如颈扼湖,洪涛汹汹北来走其下,船夫每惧其不测之虞。当其时也,封锁湖区,则陈友谅困守于渚矶,曾国藩束手于洪都。是以名山胜迹,常在僻地,余有幸睹焉,朝于斯,暮于斯。

若夫晴晨登坛,湖碧天蓝,轻移白帆。俄而东方霞光斑斓,金彩腾辉,敷染群峦。台下蓬蒿环生,巉岩踞蟠。此其时也,有曹操登临碣石之情旷,无朱陈血战鄱湖之心寒。

至若送金乌,迎皓月。银辉如水,碧波如墨。机船轰鸣,湖谷响彻。对岸黛山缥缈,神秘莫测。楼台隐约,俨若仙国。凉风习习,劳倦远隔。大有疗养之乐,何来苦役之味喏。

迨至秋冬,洪波滔滔,草枯石现,风嘶鬼嚎。黄沙飞,白帆渺。回想当年,陈友谅无计可逃,爱妃玉体上飘。江湖日下,大势已倒。形容枯槁,竟如蒿茅。悲乎!天惨地昏,命亦难饶。天时地利,失之徒劳。

白鹭赋(1974年12月)

时值初冬,途经野岸。已闻寒风,又睹雪浪。嚎啕上下,水天惨黯。忽见白鸥逐浪,黑鹭栖渚,唯一白鹭,或伫立溪侧,或回翔浅洲。予独坐桥头,凝思久之,怅郁而赋:

夫白鹭禀德超群,慧思绝众,涉渺渺之原野,翔茫茫之长空。其志扬扬兮,其姿娇娇兮,其体盈盈兮。然不容于世,与无知之鸥鹭为伍,伴寂寂长夜而终。足履污泥,羽沾缁尘。春则采薇于首阳之壑,秋则渴饮于鄱湖之涯。欲登山而壮其志,冀濯水而洗其垢瑕。青春蚀尽,热血难洒。时时而忧粒食,日日而惧祸下。濒临乎绝境,奔忙于僻野。嚶鸣求其知音而渺不可得,隅隅独行,孑孑无配,曷不令人为之拭泪也!

蓓蕾的凋谢(1980年10月)

窗前的桃枝,在初春的和风中得意地晃动着,那枝头密簇簇的蓓蕾正含着羞怯怯的微笑。唉,这些逢春的幸运儿,你们期待着人们的赞赏,却反而惹起我缠结得解不开的团团愁绪。

我也有过一朵为我所爱的蓓蕾,但生不逢时,过早地含愁凋谢了。那是我的表妹——莉妹。也许此时你在九泉之下还是诅咒我的无情吧。唉,我该百般鞭答自己,要不是我,或许你不至于那么早离开人世吧。

记得少年时,你就那么沉静,不爱讲话,但每句话都象思索过后才说出来的。你很孤僻,我知道那是因为我的堂姨娘、你母亲死得太早,你父亲又有历史问题,使你感到自卑;你爱读书,屡屡得到老师的赞扬,说你有才气有出息,就是太内向了些。那年头因你的家庭问题,连中学都不让你上,只得在家洗衣担水。父亲扣发了工资,生活拮据,你总是独个儿到十几里外的山里扒点松毛回来烧饭,还要时常服侍被肺病害得动不动就咯血的父亲。

你在家呆了一两年,烦闷压得你没有畅快地舒过一口气。你对我说,只怪出贱了世,前途是完了。但是即便让你上中学,也学不到什么,徒然增加了家庭的负担,还不如下放跟我一道走。当时我劝你,再大些了也不迟。你眼睛里闪过一丝不安,却又抿住嘴,好像是同意了。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两个月后,我